



世界文藝叢譯

油 船

譯者 鳳林 著者 莫利克利尤

世界文藝叢書

油 船

譯 蘇 鳳 林 著 央 蘇 利 克 列 尤



正風出版社印行

YURI KRIMOV
THE TANKER DERBENT
NEWYORK 1948

油 船

著 者 尤 利 克 利 莫 夫 發行者 正 風 出 版 社

英譯者 John spink

上海漕池路100號
南京大行宮東海路

中譯者 林 鳳 藻 經售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出版者 陳 汝 言 出版期 1951年9月初版

~~~~~  
有 版 權 ★ 禁 翻 印  
~~~~~

(176) 滬 0001—3000

定價頁(P. 218)

目次

領導人物	一
烏合之衆	三一
批戰	六五
抗行就賽	一〇三
濟青島	一四五
必然的結局	一八七

領導人物

一

在一個坐辦公室的職業上消耗了呆板的十五年之後，尤金·斯特潘諾維奇已經上了年紀，失去了活潑，還養成了許多習慣。他到處碰到新東西，但每碰到這些東西，就本能地感到害怕。在石油船塢裏，他看到許多巨大的平底船——油船，船上每一樣東西，在他看來，都好像是不自然的，複雜的，而且沒有放在正常的地位。船上沒有貨艙，所有裝貨的地方隔成了多少個小間——油池。甲板上只有狹窄的艙板，艙板上裝着圓形的檢視洞。在海裏的時候，艙板關了，於是這只船就像啤酒瓶一樣的塞緊了。在機器間裏，老式的蒸汽機給第爾內燃機代替了。起錨機和掌舵機的發動不用蒸汽，而用電力，消火唧筒噴吐出來的不是水，而是碳酸氣。希望天老爺保佑它們

罷！從前織女號上，每樣東西的安置都比較聰明、比較方便。在那些時候，他常常譏笑目不識丁的船長們，而他又是研究蒸汽機的第一個船長。但是到了現在，他不懂爲什麼他們在裏海裏要用摩托船，爲什麼不用摩爾氏收發機而用無電線話，爲什麼不用蒸汽起貨機而用電力起重機。

有一天，在午飯的時候，計算機的喇塔之聲已經停止了，會計部裏一本正經的談話聲音已經變成竊竊私語。正在這時候，尤金·斯特潘諾維奇被經理戈杜揚請去了。他爬上樓梯的時候，好像一隻正在漂浮的平闊的船在那裏滾着，心裏充滿了疑慮。也許他在賬簿上出了岔子而被發現了。他走到辦公室門口停了步，把白色短套摸摸平。

戈杜揚正坐在桌子前面低着頭看公文。他抬起了頭，眼鏡閃爍了一下。

「庫塔索夫船長嗎？請坐，船長。你在那一個部門做工作？」

他的聲音很柔和、很安詳。他的頭，和桌子上站着的半身石像一比，顯得小而脆弱。尤金·斯特潘諾維奇心裏安定了下來。

「我是個會計員。」

「你從前當過出洋船的船長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你的工作很好，船長。無疑的，你的航海智識對你很有幫助？」

「不，不。我的經驗對我並沒有什麼幫助。我在這裏正做着一種完全不同的工作統計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！」戈杜揚喊着，語氣裏帶着輕微的嘆惜，好像一個律師抓到了他案子的要點一樣，「你坐在辦公室被糟塌了。我覺得還是很明顯的。」

「我有什麼辦法呢？」尤金·斯特潘諾維奇低聲囁咕着。他又開始懷疑是不是他賬簿裏有了錯誤。戈杜揚站了起來，手掌拍着公文。

「我有一個工作給你，船長。德班特油船正在檢驗中。幾天之內她就要離開造船廠。這工作對你正合式。你的意思怎樣？我們需要有經驗的船長們。」

事出意外，尤金·斯特潘諾維奇沒有立刻回答。他知道他應該馬上回絕，但是戈杜揚望着他，他又說不出話來。

「我想最好不接受，」他謙卑地開始說着，儘量把聲音放得沈靜、謹慎。「這工作對我是有困難的……你知道，我的年紀……」

戈杜揚的表情馬上變了。他的表情變成嘲笑的样子，好像他已經知道站在她面前的並不是他所要物色的人。」

「你要留在辦公室裏嗎？」他沒精打采望着尤金·斯特潘諾維奇，又繼續說道：「知道麼，我給你一個對你合式的工作，一個重要的工作。你的意思怎樣，船長？」尤金·斯特潘諾維奇覺得自己的臉紅起來了。他要這樣回答：難道他沒有把他担任的小差事做好麼？但是他又要這急躁的年青人和以前一樣的向他和藹的笑一笑。

他突然問道，「德班特有多少噸位？」他對着他自己的問題微笑了一下。我差不多準備答應了，他恐怖地起誓。

戈杜揚微笑了。

「總共八千噸。你嫌它不夠麼？」

「不，不。不是這意思。不過我該知道……」尤金·斯特潘諾維奇回答着，想微笑一下。在這最後關頭，他體驗到，他說的正是他不應該說的，於是他的心又震盪起來了。但是戈杜揚站了起來，連忙和他握手。

「握手罷，」他快樂的說。「祝你幸運。別人對這事一定會高興得跳起來，連想

都不想了。但是你呀！呵，呵，船長！」

尤金·斯特潘諾維奇微笑着，拭去額上的汗。那會計部安靜的房間，那些報告和數目字，似乎跟他隔得很遠很遠，好像遼闊自由的海洋的風把它們從他腦子裏吹走了，而這海洋正在他耳朵裏歌唱。

二

大副克沙斯基已走了不少路程；爲了解悶，已和火車上的乘客們混熟了。他曾向同車箱的一位年青小姐獻過一束春天的花，還幫她把行李放上行李架。

「我歡喜旅行，」他懇懇地說。「在別的任何地方你不可能遇到這樣有趣而不平凡的人。當你旅行的時候，你一面在休息，一面在做一件有用的事——就是走向你的目的地。旅行使你的頭腦更能接受印象，使你對人家發生興趣。在旅行的時候，人變得更會交際。譬如你和我在這裏，一小時以前是不相識的，而現在呢，你在聽我說話，好像我是你的老友。但是，如果我在街上對你說話，你一定會生氣。順便說一

句，這正是我們該認識的時候了——我的名字叫克沙斯基，我在一條船上當大副。」他們正站在車上敞開的窗子前面。在水平線上，他們可以望到油井的起重機，望到遠遠的海像一條鋼鐵。克沙斯基正吸着香烟，他很有禮貌地擲過了頭，以免烟灰吹到他同伴的臉上。她好奇地，疑懼地望着他。她好奇，因為他臉上的表情和他的話語急促而出人意外，又因為她還猜不透他的年紀。她疑懼，因為他不時向她凝視，好像把她評價一樣，而且當他別過頭望着窗外的時候，好像還在看她，並且注意她每一個表情。

「我已旅行了半個世界了，把生命的大部份在旅行上消耗了。一個海員總想望他航程的終點。到了那兒，生活就開始了新的一頁。請你想想那陌生的南方海港的光怪陸離的夜晚！你從海裏走進港口，四面全是岸上的燈光，在海底冒出的洪流裏反映着。船靠着碼頭擺動，你聽到許多人正在用着你不懂的語言說話；你看到建築物 and 奇花異木的古怪的側影。你就想立刻鑽進這城市，因為在那裏你必須消磨一夜。又因為在你計劃中你只能停留一夜，於是你就覺得好像剛剛誕生，而這古怪的城市就是爲了你而製造的玩具。我向你保證，這是一種了不得的經驗——就是好奇的心情，和一

種絕對輕鬆、絕對不負責任的感覺。」

「是的，那一定是很可愛的，」這女子說。她的眼睛閉着，她豐滿的紅嘴唇開着。「說下去，再告訴我一些。你或許是一個詩人能？」

克沙斯基脫了便帽，用長指頭通了通頭髮。她看見他頭髮斑白了，心裏覺得驚訝。「我在年青時寫過詩，但是……後來放棄了，」他笑着說。「我運用了自我批評的能力，覺得不滿意，所以把它放棄了，同時也放棄了其他許多不值得記憶的東西。你歡喜詩麼？」

「我歡喜詩。請你說下去。你是回到海上去嗎？我羨慕你。」

「你沒有什麼理由可以羨慕。我們的職業和其他職業一樣，有上層樓閣，也有下層地窖。而我呢，必須鑽進地窖，一直鑽進泥土。我要走到裏海，走上一隻油船。這裏海！是一個內海。那兒沒有不知道的城市。沒有新的航程。天氣熱得要命。海岸是一片沙漠。貨物容易着火。我被派在一隻叫做德班特的油船上，它是新建設計劃的一部份。那不過是一隻大型的浮動水池，是一種出海的水上夜店。他們這樣叫它，因為水手不願意老呆在上面；只要有一點小事就藉口溜出去了。在航行中，大家分配職

務，學習職務，好像演一個可怕的戲，這種極度的沈悶，真難忍受。兩個航程之間，我們可以在碼頭上休息三個鐘頭，同時油池裏就裝油。你真是找到了值得羨慕的人了，是不是？」

「你好可憐呀！」那女子同情的說，「你是歡喜長的航程的。那麼你為什麼到那兒去呢？」

「正是哪。在那隻船上真無聊。」克沙斯基愁苦的說，好像他沒有聽到那女子的問題似的。「在岸上，大家跟着事情旋轉。不論什麼人，每天都可碰到點兒新鮮東西。而我呢，只有一只無線電，偶或有一張報紙。當然，我也可能碰到另外一種事情，意外的事情！就在最近，游擊號油船在裏海着火燒了。你也許聽到過罷？這類事情……」。

他半閉着眼睛，慢慢說着，面上帶着悲傷的表情。女子嘆了口氣。

「不要難過！」她說道，一邊拍着他的手。克沙斯基震動了一下。

「我正在想像我的將來。在放假的日子，這條船要在港裏多停半小時左右。碼頭上就會比平常來了更多的女子，她們興奮，心裏只有一個念頭——她們的丈夫、或父

親、或兄弟，這些人她們在五天之中只能看到三個鐘頭。我呢，沒有人來看我。我是一個孤單的人。」他停了一會兒，「是最孤單不過的人。我沒有使你感到厭煩罷？」

「不，不。請說下去，」她回答說。「你看，太陽正下山了。」

「人是一個多麼奇怪的動物，」他繼續說。「他從不停止夢想。我在海上的時候，就要夢想着大陸，好像那兒有人在等待我一樣。」

從一個車廂傳來了骨牌的鏗鏘聲和嘻笑聲。一個臉色黑黝的傢伙伸出頭來說：

「你也來罷，吉麗亞，我們玩得很開心呢。」

這女子不耐煩的回答道：「不。你們自己玩罷。」

克沙斯基連忙說道：「你要喝點兒什麼東西嗎？這兒很熱。」

他們靜靜的走過了好幾輛客車。在客車之間的台車上他緊緊地握着她肘子上邊的臂膀扶着她。到了餐車，他要了酒和香烟，她嫺靜的喝了一杯酒。他問她是做什麼的，她笑着回答道：

「我是石油學院的學生。規規矩矩說，我已經是工程師了。」

他臉上的肌肉掀起了一陣不耐煩的抽動。他沈思了幾分鐘之久。

然後他開始說道：「技術的進步把行業的外貌和精神都改變了。拿我自己這行航海來說，在銅器時代就已經發明了帆。最初它大概是一張羊皮，綁在一個木頭的十字架上。那時候有勇敢的水手。他們的工作很艱難，叫人難以置信，但是他們對這工作一定感到高興。帆船航行繼續了幾千幾萬年，還是當初那張帆，完全依靠風向。人與自然環境奮鬥。海對於他們是一種神祕的、可怕的東西。它把食物給他們，或是把衝到岸上的財寶給他們……有時候就殺了他們。航海生活上一向籠罩着一道浪漫冒險的色彩。後來，一個叫做福爾頓的英國工程師在帆船上裝了蒸汽機，於是海便開始節節退讓。由於無線電報的出現，船舶沉沒的神祕性就消失了。你看我們的油船罷。我們把它們叫做船，簡直是用錯了字眼。它們是速率的工廠，是轉運的機器。你要弄沈它們，你不能靠暴雨或颶風，而需要一個真正的氣象上的災難。船上的人不是水手，不是船長，不是大副，而是工人、技師、工程師。從福爾頓到現在還不到一百年，而海對於人類已經失掉了它的威力了。可憐呀！」

克沙斯基喝着酒，他的眼睛閃爍發亮。他知道他的同伴正在傾聽他每一個字，他知道地對他正確而有伸縮性的話語感到興趣。他想起那車廂裏黑臉的傢伙，得意的笑。

丁一笑。他想，那也許是個驕慣人。

他突然說道：「你的朋友們正在等着你呢，你或許要回去罷？」

她搖了搖頭。

「不。請你繼續說下去。你正在說你的職業的精神。這精神消失了嗎？它的浪漫意味消失了嗎？」

「正是。航海的技術原來是水手們自己創造出來的。他們都生活在海上，歡喜海，而且在到了最後，很可能淹死在這鹹水裏。但是那個德國工程師第則爾，就壓根兒沒見過海，除了從頭等艙看到了一些。可是德班特號用了第則爾內燃機，開足了馬力，每小時竟能航行十三海哩。現在，他們在實驗室裏做一切實驗，把縮小的模型放在水槽裏，還有人造的潮流和人造的波浪。也許實驗室裏的人從來沒有看到過一個真正的風暴，從來沒有跟一個風暴鬥爭，或挨過它的襲擊。但是他們設計出來的轉運機器一點兒也不怕風暴。現在海的浪漫躲到漁船上去了；這對於那些從內地城市跑來的遊歷家還有些吸引力。可惜了，你說是嗎？」

他喝完了酒，把杯子推開。

「我不贊成你的話，」這女子忽然說道。「在帆船上，水手們必須做艱難而不討好的苦工。他們完全受海的擺佈，只要有一度身子不受潮濕，就高興起來了。這，在我看來，就是他們的浪漫。這是一種短期的快樂，而他們日常的工作是艱苦的、沉悶的。我歡喜浪漫的事業。潛水夫把船從海底撈起來。碎冰船開到北冰洋。這是生活！規規矩矩說，人類所能做的事是沒有限度的。今天在海底，明天在洋底、或是在北極。也許就是……也許就是你！誰知道呢？我們與大自然鬥爭，還剛剛開始。前面還有多少勝利等着！你未免太煞風景了，」她說完了話，做了一個善意的鬼臉。

克沙斯基低了頭，謙遜的說：「你說得對。我不過是個粗齒的、笨拙的水手，……」。

「呵，不！你非常、非常聰明。只是你沒有在適當的地方看到浪漫的情調！」他們沈默了，彼此望着微笑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一些人還在這女子的事廂裏玩骨牌。那黑臉的青年一手掌把骨牌摔在木檯上。劈拍一聲，發出了回響，又宏大、又清脆，好像放了一鎗。

「噫，輕些，胡森，」一個老年人一邊說，一邊在他前面把骨牌排成一座圍牆。「也許他們正在隔壁睡覺呢，而你……」

「我一點兒也看不見，」黑臉的青年說着，把骨牌堆在一起。「天黑了，我也玩夠了。」

他站起來，向窗外吐了一口唾沫，又坐了下來。

他身子向前湊着說：「聽我說，你是一個醫生，是不是？」

「是，我是個醫生。」

「那麼，你請告訴我，醫生，什麼是喝醉酒？是不是一種病？」

這醫生摸了摸鬍子。

「無疑的，喝醉酒是一種病。身體的機構不斷的吸收酒精，這會引起中毒、或破壞機體的組織。這是一種嚴重的病狀。而且可以傳代，你要注意！」

「他們能不能因為一個人生了病而審判他呢？」

「我不懂你的意思。」

「這很簡單。假使你是一個醉漢，或者，就如你所說的，是一個中了酒精毒的